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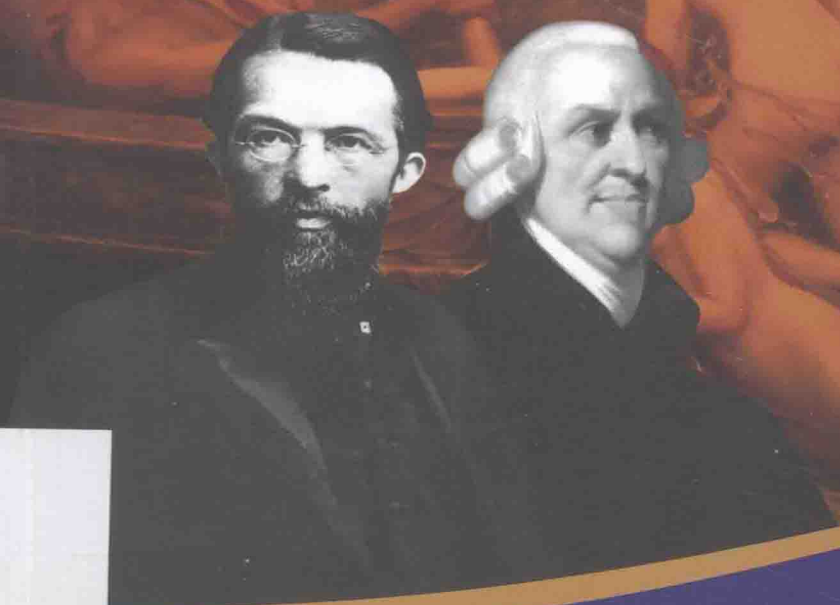
杨震 著

# The Wronged Reform

A Criticism of Radical Reform

## 被误解的改革

对激进主义改革观的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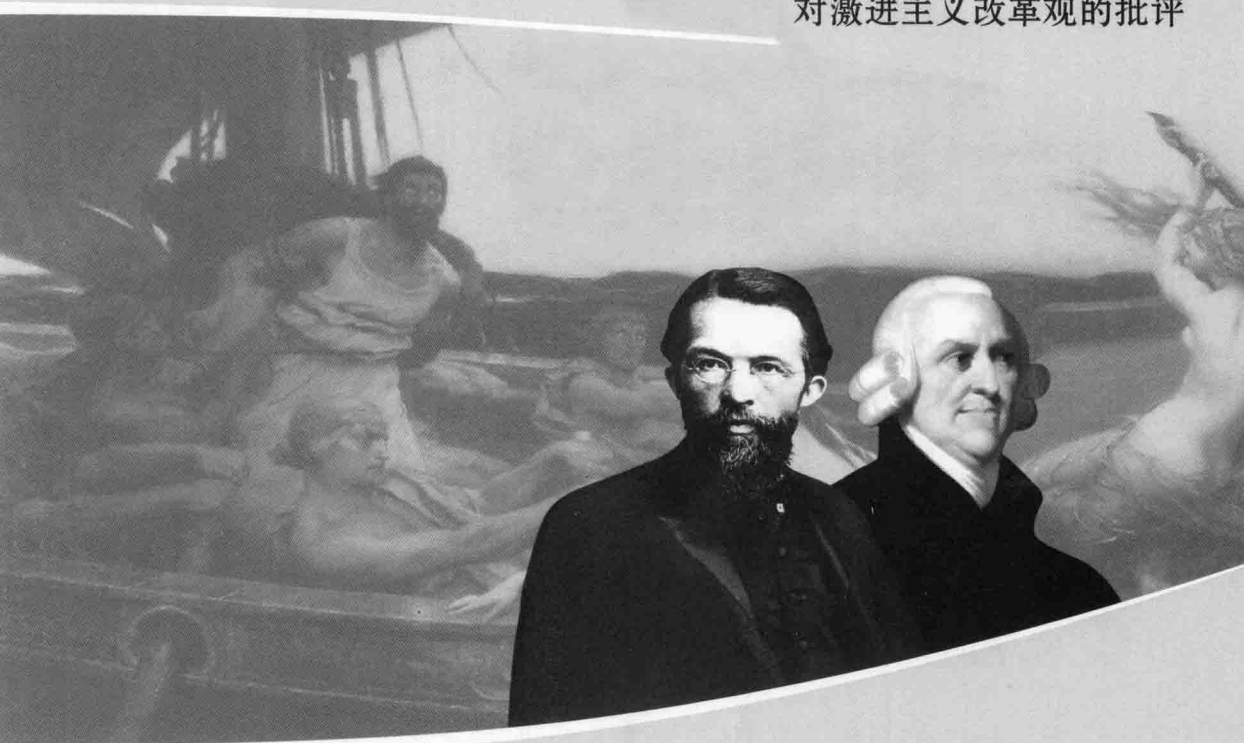
杨震 著

# The Wronged Reform

A Criticism of Radical Reform

## 被误解的改革

对激进主义改革观的批评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误解的改革：对激进主义改革观的批评 / 杨震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4  
ISBN 978-7-5334-6255-0

I. ①被… II. ①杨… III. ①经济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3324 号

被误解的改革——对激进主义改革观的批评

杨震 著

---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62027445

发行部电话：010-62024258 0591-87115073)

出版人 黄旭

印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大兴黄村镇三间房村委会北 500 米 邮编：102600)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75

字数 262 千

插页 3

版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6255-0

定价 39.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部（电话：010-62024258）联系调换。

## 序

这也许是一本引发争议和反批评的书。它单刀直入，直言不讳，批评了以秦晖为典型代表的激进的再分配主义和民粹主义流行思潮。这股思潮将我们身处其中的改革视为一场阴谋。此种论调泛滥于媒体、口头和许多人的头脑中。我一度以为这些古怪的想法只是个别人的闲言碎语，后来才发现，情况比以为的要糟糕得多。

2010年夏天，在和好友唐骋华闲聊时我偶然提起是否值得批判一下这些改革谬见。我当时的想法得到了他的积极回应。于是，我们打算写一本书来表达一下对当前流行意见的意见。至于应该怎么写，却颇费了些思量。后来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秦晖。恐怕目前国内没有谁比他更适合做靶子了。

整本书的写作断断续续，前后加起来大约有六个月时间。但是从落笔到出版却花费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因为有太多人认为以秦晖为主要对象来作这种批判是一件无聊的事情。但我相信这并不无聊。只有对观念问题掉以轻心，才会无视批判这些谬见的意义。

全书都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分析和举证。但我相信，在观念市场上，许多浅薄的错误都需要无甚高论地予以回应。不这么做，常识将很难得到尊重。

这本书能写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好友唐骋华。结交十年，从无虚诺。本书原来打算我们合写，已然合力完成第一章和第二章，然而因他工作太忙，精力时间皆无法腾挪，最后改由我一人负担。但在撰稿期间，他是文稿的第一位读者。在阅读时他往往加入意见，提示资料，也常常有好的思路启发我。微唐君之力，此书难成矣！

感谢熊越的慷慨帮助，否则无法联系到出版方。

对八本坊公司和图书编辑翁德良致以谢忱！没有你们慷慨接纳，费尽心力，这一堆文字就永远只能躺在电脑硬盘里睡觉。

还要感谢周郁琦、陈青蓝和许宇萱不厌其烦地阅稿纠谬。

最后要感谢大胆掏钱购买此书的读者。希望本书能给你带来思考，无论是赞同、怀疑，还是批评。

当然，在感谢之余还是要声明，本书文责我负。

杨震

2013年2月28日

新改革丛书

## The Wronged Reform

A Criticism of Radical Reform

### 被误解的改革——对激进主义改革观的批评

#### 目录 Contents

#### 引论 认真对待关于改革的谬见

- 一、观念世界的新物种 //2
- 二、何种改革图景? //4
- 三、集谬见之大成的秦晖主义 //8
- 四、回归于常识的批判 //10

#### 第一章 暧昧的计划经济观

- 第一节 所谓“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分 //12
- 第二节 对中国与苏联经济体制的歪曲比较 //16
- 第三节 苏联经济体制的理性特征是内生的吗? //21
- 第四节 计划经济与有计划的混乱 //29

#### 第二章 农村改革胜在公平分家吗?

- 第一节 农民摆脱强制的前提是什么? //39
- 第二节 让不让分才是农村改革的关键 //45
- 第三节 自由生长:农村改革成功的奥秘 //51
- 第四节 对帕累托最优的分配主义曲解 //58

#### 第三章 国有企业改革瓜分是最优?

- 第一节 国企改革的复杂性与共识 //65
- 第二节 曲解国企改革的真正难点 //71

第三节 证券私有化不是东欧主流 //81

第四节 捷克模式是怎么回事? //86

#### 第四章 “低人权” 谬论与福利国家神话

第一节 是“低人权”创造了经济增长吗? //95

第二节 人权究竟有多“低”呢? //103

第三节 平权干预能解决问题吗? //111

第四节 关于福利国家的神话 //123

#### 第五章 “超经济学家” 不懂经济学

第一节 炮制“中国的经济学” //140

第二节 不理解稀缺性和经济计算 //150

第三节 “超经济学家” 反经济学 //155

第四节 “超经济学家” 教训经济学家 //161

#### 第六章 “起点公正” 是什么东西?

第一节 “超经济学家” 不懂市场本质 //169

第二节 竞赛模型: 被乌托邦化的市场 //173

第三节 “第二种不公正” 只是个笑话 //179

第四节 起点平等: 通向乌托邦的歧途 //184

#### 第七章 唯理主义的改革观

第一节 精心制作改革阴谋论 //194

第二节 完美主义的改革神话 //200

第三节 机械降神式的分家方案 //205

第四节 唯理主义的致命自负 //213

## 第八章 无法理解自由理念

第一节 哲学基础：社会实在论 //219

第二节 强制、特权与权利 //225

第三节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234

第四节 恐惧自由与相对主义谬误 //243

## 第九章 激进主义的精神本色

第一节 激进的内圣外王之道 //250

第二节 道德主义、反历史和虚无主义 //257

第三节 伪神崇拜和民主拜物教 //264

第四节 反智主义和蒙昧主义 //269

结语 把未来落定在当下 //276

## 引论 认真对待关于改革的谬见

精神分裂似乎是眼下观念市场的流行症状。长篇大论与清晰常识常常了无干系，博学鸿词和复杂现实往往相互冲突。很可能是因为人们的身体与心灵在急速改变的中国发生了错位。如今人们越来越广泛而深刻地投身或卷入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人们一方面开始享受现代生产方式创造的丰富物质和产品，但另一方面头脑却慢了好几拍，以至于跟不上时代。精神分裂是此种巨变时代身心分裂的产物。这也是造就当前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思潮的根源。正是这股思潮有意无意地促成了对改革的一种严重误解。

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观念滥觞于极端年代，继承了平等主义、激进主义和反智主义。这些观念酵母至今仍然在发酵。它们通过大学课堂、私人交谈、媒体渠道和公共讲坛传播给公众，特别是青年。这种征候反映了公共领域内话语的贫乏，体现了观念领域的不健康状态——从众和跟风，缺少独立思考，对不同意见缺少宽容，非理性情绪压倒理性言说，追随偶像，崇拜权威，缺少严肃而精准的辩驳与讨论，常识经常遭到漠视，以及轻佻与浮薄……这种风气恰恰不是开放自由的市场习气，而是喧哗讲堂上盛行的教条主义。

当这些知识分子面对现实问题时，在观念上往往是不究其真，不求其实，糊里糊涂。例如，前些年有人对中国当代思潮作出分类，结果充满了民粹主义激进调子的秦晖、张鸣等人居然被列为自由主义者。然后此种误解堂而皇之地到处流传，俨然定论。由此可见，公众对于民粹主义的警惕是何其松懈，对于观念的识别是何其粗枝大叶，掉以轻心。

## 一、观念世界的新物种

细究起来这些所谓自由主义者都是货真价实、纯正土产的新左派，与之前被确认的各类思潮有所不同，是一个新的观念物种。他们喜欢藏匿真实的观念取向，更喜欢贴上自己都不理解的观念画皮。其奉行的理念可以美其名曰有中国特征的社会民主主义。其中国特征包括：知识与思辨水平低下，迷恋平等主义，热衷分配，泛道德主义色彩浓烈，民粹情绪旺盛，口号多于道理，观念皆系拼凑，缺乏内在逻辑。

究其实质，他们在权力与市场这两件事上，从来没有想清楚过。按照他们的理解，市场是一个好东西，但它不够好，因为市场总是会引发贫富差距，总是让一些人无法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实现他们想实现的，需要从外部伸来一只手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这只外来的手就是公共权力，依靠呼唤它，调教它、让它来实现公平正义和社会团结。但是历史经验告诉他们，权力可不是好玩的，所以他们也长了记性，经常地羞辱它，诅咒它，批评它，以为这样就可以限制它作恶。据说这是一种经验渐进的积累。确实，他们中的一些人号称尊奉英美经验主义，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前者的洞察力和超越性，而只是沦为“经验”的奴隶。最后，他们只能跳大神一般祭出看家宝，宣布一人一票就能彻底解决这一切危害。

诺齐克曾说过知识分子反对市场的理由：他们的激励方式是科层式的学术评判和相应的分配机制，因而无法接受市场不讲个人美德的粗暴方式。在中国，这倒未必是一个充分的解释，因为有太多知识分子寄生于与生产性领域无关的机构之中，他们从小接受的概念就是分配，再分配，再再分配，永远分配。所谓优秀往往是顺从权威的答案和标准，得到上级的奖赏，而不是踏实工作，切实创造；所谓成功则是出人头地，众星捧月，成为某方面的权

威，予取予求，从此无人敢于质疑他们。因此，对于实质性的事物，他们并不较真，一切都大而化之，得过且过。也因此，主宰他们头脑的是分配性伦理，而不是生产性伦理。捞得到是你有本事，捞不到是你倒了霉。要解决这种不公平，据说办法就是依靠权力再行分配。

然而他们找错了要害，因为要害全然不在这里。权力必须被限制，而不是被调教。价值只能被创造，而不能被分配。调教权力的想法不过是国师心态。柏拉图三赴叙拉古，想干的就是这种勾当，结果遭卖身为奴。这不是隐喻，而是古老的教训，可惜至今还少有人汲取。分配价值无非是寄生于世，不思进取，坐稳现成的奴隶。

在这两件事上没有搞明白的人可以罗列一个长长的名单：秦晖、张鸣、周保松、许纪霖、蔡定剑、姚中秋、贺卫方、江平……这些人兜售的观念都是拼凑而成的。他们不愿意努力去理解基于客观分析的社会原理，也从不认真对待现代社会思想几百年来成果，因而对常识往往作口号式运用。甚至连停下嘴来认真理解一下这些常识的耐心都阙如。所以，他们可以杂乱无章地思考很多事情，却从来不能贯通地思考这些事情。当我们深入观察和推敲其观念的细节时，就会发现其荒谬程度绝不亚于任何诤世巨谎。

错乱的言语不能掩盖其共同的价值诉求——平等。他们偷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自由理念，但又宣称要让机会、财产、地位等等在每一个人那里平等配置。因此，他们自相矛盾，以人道的名义，用平等去颠覆自由。这一理念的终极根源乃在于他们从未从世俗乌托邦的美好迷梦中醒来。不过现在他们长进了，把梦做得精致了一些，处心积虑地把自己打扮成不但要平等而且要自由的超越派。戏唱得太久了，以致自己都相信他们拼凑出来的七宝楼台竟然真的存在。

就在他们做着春秋大梦的时候，认真思考的人早已迈过极端年代的废墟，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行进得很远。现代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随改革开放的大潮而来，已经对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了初步的理解和领会。只不过这些实事求是的结论一点儿也不动听，总横遭误解和诅咒。信

奉民粹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们罔顾现代社会科学的常识，用迷梦指控真知，用偏见诬蔑理性，还博得满堂喝彩，算是20世纪迄今中国历史屡演不衰的老戏了。

从不严肃对待思想分歧是当代观念市场的景象。有推销员，却没有商品，最后推销员只能兜售自己的人格、美德、声望和姿势了。比较的不是商品的品质，而是搞传销的身段。此时的市场竞争就不再是严肃的，而是轻浮的。所以不管你是左是右，也不管你是白是黑，大家一同混世就是上上之策。一切复杂的难题都被归结为一个问题——“你是支持权贵还是支持民众？”

也就难怪，站队哲学畅行于世。

## 二、何种改革图景？

这些言辞动听的谬见都来自一种奇怪而易懂的世界观。它认为世界是一幅完整无缺的图画，每一个细节都可以被我们的理智全部掌握并加以复制。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全可以被掌握的世界，一个静态的世界。这种世界观认为，所谓变化就应该是从一幅完整无缺的图画跳跃到另一幅完整无缺的图画，仿佛人类只是在参观卢浮宫。漫步于浪漫气息十足的艺术殿堂当然不会有任何痛苦。作为食客，人类不需要耗尽心血，只需要等着服务生端上大餐，纵情享用，酒足饭饱后只负责品头论足。所以想当然地，这种世界观也在暗中许诺没有痛苦的社会演变。在静态而美好的世界里，容不下悲剧以及悲剧精神。

然而这一切以不变应万变的打算都是妄想。赫拉克利特尝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界是一团永恒燃烧着的活火。无穷的动态演化才是真实世界的图景。关于世界，我们永远不会拥有一幅完整的图画。人类总是处在无知之中，总得全力以赴，拼上力气和智慧才能窥见一丝真相，把握住无

穷世界开放给我们的种种可能性之中很小的一部分。认知、想象、行动，失败、反思、尝试，是在开放世界里生活的常态。有失败就有痛苦，有无知就要学习，有不足就得创造。承认自己渺小的人，才会明白另一种平等，真正的平等——在巨大无知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因此，世界不可能被阴谋所垄断，也不可能被超人偶像或高级知识所左右。它容得下每个人奋斗向前。这个世界需要的是——

我不会选择做一个普通人。

我有权利与众不同——只要我能。

我谋求机会——而非安稳。

我不想在国家的照顾下

成为一名被掌控的公民，既卑下又愚钝。

我要故意去冒险，

去梦想，去创造，

去失败，去成功。

我拒绝放弃激励来换取施舍，

我宁愿接受生活的挑战，不愿过别人保证的生活；

宁愿要自我实现的震颤，不愿要乌托邦腐烂的宁静。

我不会拿我的自由去与慈善做交易

也不会拿我的尊严去与嗟来之食做交易。

我决不会在任何主人面前退缩

也不会为任何恐吓所屈服。

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骄傲而无畏；

自主地思考和行动；

享受自己的创造收获的利益；

我大胆地直面世界

然后说：

“这一切，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已做到。”<sup>①</sup>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这种生活方式。因为他们无法承受只吃不做、只看不画、只说不做之外的任何事情。所有关于改革的误解都基于这种寄生性十足的世界观。寄生性是理解中国当代思潮的一把钥匙。有中国特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渴求的，无非是从一个不那么满意的寄生世界毫无痛苦地上升到另一个寄生世界。在他们看来，改革其实只是一场装修。判断

- 
- ① 目前国内误传此信条为美国革命的灵魂人物托马斯·潘恩所撰，并称出自其名著《常识》一书，但该书并无此信条。该信条原称“一个美国人的信条”（*An American's Creed*），简称“我的信条”（*My Creed*），亦被称为“美国企业家信条”（*Entrepreneur's Credo of the American*），出自美国政治家迪安·阿方吉（Dean Alfange, 1897 ~ 1989）手笔。该信条于1950年刊登在《本周》杂志（*This Week Magazine*）上。后来其浓缩版曾于1952年10月和1954年1月被两次刊登在《读者文摘》杂志（*Reader's Digest*）上。阿方吉因此曾于1952年获得福奇谷自由基金会（Freedoms Foundation at Valley Forge）的大奖。福奇谷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大陆军的驻地，素为美国革命圣地，象征自由独立之传统。该信条英文原文为：

I do not choose to be a common person.  
It is my right to be uncommon—if I can.  
I seek opportunity—not security.  
I do not wish to be a kept citizen,  
humbled and dulled by having the state look after me.  
I want to take the calculated risk,  
to dream and to build,  
to fail and to succeed.  
I refuse to barter incentive for a dole;  
I prefer the challenges of life to the guaranteed existence;  
the thrill of fulfillment to the stale calm of Utopia.  
I will not trade my freedom for beneficence  
nor my dignity for a handout.  
I will never cower before any master  
nor bend to any threat.  
It is my heritage to stand erect, proud, and unafraid;  
to think and act for myself;  
to enjoy the benefit of my creations;  
and to face the world boldly  
and say:  
“This, with God's help, I have done.”

它的标准就是合不合他们的意。

然而现实并不按照他们的路线图展开，它太出人意料，引爆了这些土产新左派的绝望和怨恨。他们就诋毁和诅咒这场出乎其意料的变革，他们的主要论调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一些：

改革阴谋论——声称改革是一场豪华版的世纪阴谋。

改革受害论——叫嚷人民35年来捞到的少，失去的多，受尽了伤害。

改革抢劫论——笃定35年来，只是权贵阶层不断地抢劫。

改革崩溃论——扬言只要不按照他们的蓝图行动，就一定会崩溃。

改革虚假论——认为35年来的光阴都在跑步机上度过。

改革陷阱论——断定35年来执迷于“发展主义”，堕入了陷阱。

改革收买论——指控所有改进都只是收买，消费水平上升就是消费主义，必须予以藐视。

改革谎言论——宣扬所有关于改革的肯定性观点都是意识形态谎言或为权贵阶层辩护。

改革死亡论——硬说改革已经死亡，只是通知书还没有送达。

这些论调其实不需要智商就可以被倾听和传播。于是欢呼之声乍起，荣誉接踵而至。他们膨胀了，把自己幻想成蜘蛛侠、罗宾汉，行侠仗义，拯救世界。这种虚荣心被戴上了一朵叫“良心”的大红花。

一切虚荣都来自他们描绘的所谓改革图景，那不过是因为不能理解历史和现实而抛出的诬蔑之辞。诬蔑35年来的历史就是这幅改革图景的本质。他们不愿看到中国做对了什么，只愿意唠叨中国做错了什么。当然他们认为的错误是不是真的错误呢？这就见仁见智了。但他们更愿意宣称中国什么都做错了，35年来一事无成，所有的好事背后都满是坏事。他们事后诸葛地涂污历史。在事后聪明的人那里，从来没有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可以装扮全知全能的高级社会工程师。这是对当代历史的轻慢。他们从来不能回答一个质疑：为什么没按他们说的做，大家一样活得还成？

看不到中国做对了什么，就看不到奋斗的方向，更看不到变革的希望。

用华丽言辞装饰起来的绝望终究是绝望，绝望者永远只会指责，永远只看错误，而不是真诚地反思错误。谁要是按照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去观看和思考，谁就会感受不到来自未来的光亮，更不会肩负起自己的个人责任，而是凌虚蹈空，牢骚终生。

对绝望之人，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具备起码的责任感和耐心，更不能期待他们实事求是，认真思考。但对他们的谬见，我们必须严肃对待。也因此，这本书绝不是只写给秦晖的拥趸们看的，而是写给拥有上述谬见的所有人。

### 三、集谬见之大成的秦晖主义

在中国当代思考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当中，秦晖无疑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所谓“引人注目”不是指他的思考多么深刻，多有道理，而是指他二十几年如一日地写作和发表文章，激扬文字，指点江山，舆论和媒体纷纷加以抬举甚至吹捧，逗引得公众和知识界不得不加以注目。一时间洛阳纸贵，几有“不识良心秦教授，纵读诗书也枉然”之态。

姑且把秦晖所兜售的那一套称为秦晖主义吧。这一套主义的实质，无非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它高谈福利国家的幻想，吹嘘社会正义和起点平等，对权力充满了迷恋，而且还隐晦地标榜自己道德清高，富有超凡脱俗的高尚气质。这些观念证据充分显示，他就是个土产的新左派人士，绝非别人和他自己标榜的自由主义者。

最重要的是，它挠着了中国一大帮读书人和半通不通的道德思春人士的痒处——有了这一套看似逻辑自洽的话头，他们就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了。然而这种集体主义的民粹主义纯粹只有观念史的意义。当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历史研究者和思考者们，也许才会超脱当代人士的偏见，用冷酷的理性来解读这些冲动、幻想和想当然。

秦晖主义实际上是当前社会上土特产思潮的宣泄和泛滥。我们将在本书中剖析这一套观念的种种错谬：在经济学方面，稀缺概念和计划经济遭到了完全的曲解。在政治学方面，权力概念与权利概念混淆不清。在历史学方面，由于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深邃的历史感，影射史学得到了豪华铺陈，以此为一团混乱的“社会正义”张目。在政治哲学方面，自由的基本涵义被平庸的理解力肆意歪曲。在价值追求上，没有对中国现代启蒙孽症的自觉反思，而是继续痴迷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救世幻觉；口头上全是自由平等，实质却陈腐不堪；最后，凡是与之不同的想法都在道德上被贬低，坚持市场理念的人士遭到系统的诋毁和攻讦。<sup>①</sup> 自说自话、自我引证、自我吹嘘的套套逻辑就是其整个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但是，这一套不求甚解、滥引胡凑的“博学”居然吓倒了许多读者，以为竟然诞生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洞察了改革中诸多难题的症结。

然而正是这套炫目而浅薄的“体系”赢得了舆论和传媒叫好。在一个说话常常言不由衷，但牢骚和抱怨满天飞舞的年代里，秦晖立马儿成了媒体红人。他马不停蹄，到处赶场子，作演讲；他笔耕不辍，到处发文章，抛说法。俨然一代宗师，就要开山开派。真相其实是，媒体的喉咙太贫乏，它们需要些东西来大喊大叫。而太多的读者和听众从小养成了感情用事的习惯，从来不愿意独立思考，他们理解不了稍微理智和复杂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他们和大多数中国媒体人士一样，几乎都无法逻辑一贯、不自相矛盾地思考一件事情。所以混乱的秦晖主义被需要，被追捧，被访谈，被刊布，被宣讲，被引用，被鼓吹，被聚焦。这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共谋，秦晖批发观点和

---

① 对于秦晖的做派，经济学家张曙光早有批评。他曾写道：“需要指出的是，将学理层面的问题扯到政治层面来讨论，一个重要的结果是会产生一种轰动效应，甚至可以热炒一阵，借以抬高身价，但是，对于科学的发展和理论的进步来说，这样做能有多少助益？笔者实在是心存疑窦。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些人热衷此道，精于此道，因而，在现实中有两大歪风邪气：一是抄风甚烈，二是炒风更盛。但是，此道乃仕途之道和商家之道，而非学问之道，真正的学者是不屑于这样做的。只有那些半瓶子醋和心猿意马的人，才视此为不二法门。笔者指出这一点，并不能使一些人不这样做，只是希望大多数学者不要在这方面浪费时间。”见张曙光：《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读书》，1999年第10期和2000年第3期。